

风 流 和 尚

〔清〕无名氏 撰
张 兰 校点

叙

余观小说多矣，类皆妆饰淫词为佳，原说月为尚，使少年子弟易入邪思梦想耳。唯兹演说十二回，名曰《谐佳丽》，其中善恶相投，丝毫不紊，足令人晨钟惊醒，暮鼓唤回，亦好善之一端云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邬可成继娶小桂姐····· (1)
- 第 二 回 大兴寺和尚装尼姑····· (4)
- 第 三 回 留淫僧半夜图欢会····· (7)
- 第 四 回 后花园月下候情郎····· (10)
- 第 五 回 贼虚空痴心嫖艳妓····· (13)
- 第 六 回 大兴寺避雨遭风波····· (16)
- 第 七 回 老和尚巧认花姨妹····· (19)
- 第 八 回 田寡妇焚香上鬼计····· (22)
- 第 九 回 弄巧趣释放花二娘····· (25)
- 第 十 回 赠金银私别女和尚····· (28)
- 第十一回 邬可成水阁盘秋芳····· (31)
- 第十二回 诛淫僧悉解众人恨····· (34)

第 一 回

邬可成继娶小桂姐

诗曰：

结下冤家必聚头，聚头谁不惹风流。

从来怨遂恩中起，不染相思直甚仇。

俚言提过，话说江南镇江府城内出了一件故事。这人姓邬，名可成，是这一府的第一家财主，年方三十一岁，气相浑厚，体态丰俊。这年来因元配张氏病故，那媒人前来与他议亲的一个不了一个，每日来往不断。真来世上人眼皮是薄的，几家中有大闺女的，恐怕一时送不上门去。邬可成只与媒人说：“须一个天姿国色的女子方可成就，却不论家中穷富、陪送多少。”媒人叩头去了，一路上想着：只有城外凤凰楼前盖官人之女，姿色绝世，风雅不凡，堪作匹配。不免到他家一说，为是如何？原来这盖官人，名叫盖明，祖居河南彰德府人氏，因贸易至此下户久了，家下虽不甚富，也颇有些过活。听得媒人与他提亲事，再三说道：“邬官人若果续弦，只管使的。若娶为妾，决不应承。”媒人道：“委实要娶一位夫人，休得见乱。”盖明与妇人周氏商议妥当，当下允了。

媒人告辞出得门来，即时走到邬家，见了可成，将盖家亲事禀上。可成满心欢喜，择定日期，打上缎疋钗环、聘三百两，送到盖家。盖明厚办妆奁。堪堪到了吉期，周氏妇人将女儿齐齐正正打扮得十分娇滴。这女儿因是八月十五生辰，取名桂姐，年方二九。是夜又兼夜朦昧，衬得鲍冶之态，就如那月里嫦娥一般。真正是：

明月照妆美裙钗，行来引佩下理台。

门外帘前懒款步，娇声融洽下台阶。

云环仿佛金钗堕，不肯抬起脸儿来。

是夜漏下三更，忽听门外鼓乐齐鸣，邬可成前还拥拥挤挤引着桂姐上了花轿，登时要过门去了，不免礼生唱礼，交拜天地，诸亲六眷前贺。酒筵一天，至晚方才散了。可成与新人除冠脱衣，把新人一看，正是，诗曰：

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。

可成与桂姐就枕，即捧过脸儿亲嘴，见那香乳、细腰、粉颈、朱唇，红绣弓鞋尖小可爱，一时魂荡魄迷，尽情而弄。二人娇声低唤，十分兴趣，事完及至鸡鸣，方才睡醒。阳台重赴，愈见情浓，更曲尽一番恩爱。自此夫妻如鱼得水，欢乐极矣！

算来光阴似箭，不觉已往三年。这邬可成原来捐的是个知县七品正印，这年三月间，有京报下来，分发浙江候补县正堂。可成喜不自胜，请客来友，打扫焚香，追封三代。把前妻埋葬，追封诰命夫人，又陈盖氏诰命。一面收拾车辆，去到浙江省城候缺。择日带定妇人桂姐而去，一路晓行夜宿，来到浙江住下。可巧半年有余，就补到秀水县。可成因夫人盖氏不服水土，复将盖氏送回家去。另娶了一个妾房上任不提。且说盖氏不服，好

生闷倦，遂向使女秋芳说道：“闻听城外大兴寺香火大会，十分热闹，明日去闲耍闲耍，也散散我这闷怀才好。”秋芳记在心中。次日果然唤下轿子与妇人说知。夫人即时打扮起来，与往日梳洗更加十分俏丽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大兴寺和尚装尼姑

且说夫人打扮得比往日更加十分俏丽，正是，诗曰：

使女会俯就，妆点素娆娇。

轻轻匀粉面，浅浅点绛唇。

花点疏星堕，螺痕淡月描。

影入凌花镜，另一种窈窕。

夫人款动金莲，出了绣房，上轿一直来在大兴寺内。只见那寺委实可观，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钟鼓真聒在青霄，殿角金铃风送摇。

炉内氤氲虫瑞霭，三尊宝像紫金销。

又见那些烧香的女子来往不断，夫人朝了佛像拜了四拜，遂往后殿，各赴胜迹。看了遍出得后门，来在一所花园，只见百花蜜开，红白相称，粉绿相映，夸不尽的娇姿嫩色。有诗为证：

春光无处不飞悬，景色明媚又一天。

片片落红点水上，飘飘败絮舞风前。

海棠睡足迎春笑，垂柳随风弄翩翩。

衔泥乳燕飞故故，识柳新莺语关关。

年年怕见在开落，今岁又到落花天。

夫人吟毕，又见红日西堕。出得寺来，上轿回去。

却说这大兴寺中，有四五个和尚，掌教的名叫净海。见这夫人那一种风流美色，在寺内各处游玩，早已饱看了一餐，惊得魂飞天外，恨不能一口他吞到肚内。便随着轿子竟至邬宅门首，见夫人走到院里。他用心打听，邬官人不在家下，只有几个奴仆相伴。回到寺中，一夜痴想道：我往日偷上了许多妇女，从来没一个这般雅致佳人。怎生一条妙计进她院去，再见一面，便也甘心。想了一会，暗道：好计，好计。必须装作尼姑模样，假以化灯油为名，竟入内房，如此如此，或可成就。遂往城中，买了一件青领衫子，穿了一双尺口鞋儿。这净海本来生得乖巧，年纪只二十多岁，打扮起来真真像个小道姑一般。端端正正走出门来，竟到邬家门前。管门的见是一个女僧，并不阻挡。他一步步走到内宅，只见那夫人在天井内观看金鱼戏水。净海打一文星，叫声：“奶奶万福！”夫人回拜，忙叫使女让他房中坐了。净海进了香房，上下一看，真个洞天福地。使女取茶与他用了，净海就将化灯油之事与夫人说了。这夫人心极慈善，便取二两白银上了布施。净海故意拉起长谈，说了些吃斋的、念佛的外套子话，直到过午，才要动身。只见西北角下狂风忽起，飞沙走石四面而来，霎时间天黑地暗。正是：伸手不见拳，对面不见人。夫人道：“天已晚了，这风不曾住的，小师父你就在此住了罢，明日再回庵去，有何不可？”净海听得留他过宿，他喜从天降，遂说道：“怎好在此打搅夫人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人不留人天留人。你若走出，迷糊了路径，倘然被老和尚持了去，那时怎了。”净海故意面红道：“奶奶取笑了，奶奶在家藏得掩饰，

再不能叫和尚背了去的。”二人又说笑了一会，只见夫人叫使女秋芳打点酒肴。须臾，点心、灯烛，摆下晚饭。夫人与净海对面坐了，秋芳在旁斟酒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留淫僧半夜图欢会

且说秋芳在旁斟酒，夫人说：“你可将酒壶放在此，吃过了饭，临睡时进房来吧。”秋芳应了一声，竟出了去。夫人劝道：“师父请一杯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也请一杯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这般清秀标致，何不返俗嫁个丈夫，以了终身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说起丈夫二字，脑子疼。倒是在这清净法门里快活。”夫人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有了夫主知疼知热，生男育女以接宗枝，免得被人欺侮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有所不知，嫁过丈夫，若是撞着知趣的，不用说朝欢暮乐，同食共枕，是一生受用。倘若嫁着这村夫俗子，性气粗暴，浑身臭秽，动不动拳头巴掌。那时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岂不悔之晚矣。”夫人道：“依你之言，立志修行是不嫁的了。只怕你听不得雨洒寒窗，禁不得风吹冷被，那时还想丈夫哩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说别人不得硬话，若在我，极守得住。奶奶若不嫌絮烦，听奶奶并体者是奶奶不弃，略略一试，也可报答奶奶盛情。”夫人道：“此不过取一时之乐，有甚贵贱。你既有美意，便试试果是如何？不然还道你说的是淡。”净海见她动心允了，忙斟酒劝她多吃几杯。夫人说得高兴，不

觉一时醉了，坐立不定道：“我先睡也，你就在我被中睡着吧。”净海应了一声，暗地里喜得无穷。

他见夫人睡稳，方去解衣，脱得赤条条的。潜潜悄悄拉起香被儿，将那阳物夹得紧紧的，朝着夫人动也不动。那夫人被他说得心下痒极，只见小姑姑不动，想道：莫非他是哄我？遂问道：“师父睡着么？”小姑姑道：“我怎敢睡，我不曾问过夫人，不敢大胆。若还如此，要如男人一般行事，未免摸摸索索，方见有意兴。”夫人道：“你照常例做着便是，何必这般拘束。”夫人把他一摸，不见一些动静，道：“你将它藏在何处？”小姑姑道：“此物藏在我这里边，小小一物极有人性的，若是高兴，便从里边招出，故与男子无二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委实奇怪。”净海说：“我告禀奶奶一番，我那庵中住着一个寡女，是朝内出来的一个宫人。她在宫中时，哪得个男人。如此内宫中都受用着一件东西来，名唤三十六宫都受春。比男人之物，加倍之趣。各宫人每每更番上下，夜夜轮流，妙不可当。她与我同床，只住到晚同眠，各各取乐。所以要那男人何用？小僧常到人家化缘，有那青年寡妇，我把她救命急，她好生快活哩。”夫人笑道：“难道你带来的。”净海道：“奶奶，此女僧带得几件而来。我想常有相厚的寡居偶然留歇，若是不曾带在身边，便扫了她的高兴。所以紧紧带定。”夫人道：“无人在此，借我一看，怎生模样，一件东西能会作怪？”净海道：“此物古怪，有两不可看。白天里不可看，灯火之下不可看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如此说终不能入人之眼了。”净海亦笑道：“惯能入人之眼。”夫人道：“我说的是眼目之眼。”净海道：“我晓得。”也故意逗着作耍。又道：“今晚打搅着夫人，心下不安。可惜女僧是个贱质，不敢与夫人。”即

把夫人之物将用指进内，轻轻搂着，花心动了几下，淫水淋淋流出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后花园月下候情郎

若恋多娇容貌，阴谋巧取欢娱。诗曰：

上天不错半毫丝，害彼还应害自己。

柱着藏头露着尾，计然雪化还露尸。

冤冤相报岂固迟，且待时辰还未至。

且说净海着实将夫人抽将起来。夫人哪知真假，紧紧搂住柳腰径，把凤眼乜斜道：“可惜你是妇人，若是男子，我便叫得你亲热。”净海道：“何妨叫我认作男人。”夫人道：“得你变做男人，我便留在房中，再不放你出去了。”静海道：“老爷回来知道，恐是性命难逃。”夫人道：“待得他回，还有三载。若得二年夜夜如此，便死也甘心。”净海见她如此心热，道：“奶奶你把此物摸摸，为还似生就么？”夫人急用手摸了一摸，并无痕迹，粗大异常，如铁似火，吃了一惊。遂问道：“这等，你果是男子，你是何若之人？委实怎生乔装到此？”净海急忙跪在床上道：“奶奶恕小僧之罪，方敢直言。”夫人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有何罪汝。但实对我说，待我放心。”净海道：“我乃大兴寺掌教和尚，名叫净海。昨日奶奶进寺游观，小僧见了，十分思慕欲会，

不由思想得这个念头，买衣从暗处装束而来。幸遇奶奶留宿，这也是姻缘了。”夫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千金躯一旦失守，为今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二人又做巫山之梦，弄至两个时辰，方才云收雨散。正说话间，只听秋芳推门进房来寻道姑，四周不见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做声，暗暗一头想着，一头困了。

且说他二人见秋芳推门，双双搂定睡了。值五更，夫人催净海早早起来束妆，又叫秋芳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料难瞒你，切不可说与外人知道，我自另眼看你。”秋芳仗着床沿上回道：“夫人不吩咐也不敢坏夫人名节，何夫人嘱咐。”这夫人一骨碌抽身起来，取了几样点心与净海充饥。净海道：“足感夫人用心。”说罢，告辞而出。夫人说：“出门一路向北，看了后门，黄昏早来。”净海应了一声，恰是个女道姑模样。秋芳送出大门，一路竟至后花园。门外上有三个字的一面牌额写着“四时春”，左右贴着珠红对联，上写诗曰：

园日涉以成佳趣，门虽设而常关闭。

他便记在心里，仍回到寺中，脱了衣服与众僧道：“你们好好看守寺院，我今晚一去不知几时才回，且勿与别人泄漏。”说罢，设下酒肴，那些和尚大家痛饮一番。不觉金乌西堕，玉兔东升。约有初更，来至花园门首，将门一推，却是开的，竟进至园中。只见露台下，秋芳迎自前来，夫人与秋芳忙去销门。秋芳取了酒肴，摆列桌上，夫人着秋芳坐在横饮。二人就在月下坐饮，月下花前十分有趣。从此朝藏夕出，只他三个人知，余外家人不知道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这寺中自从净海去后，又属着虚空掌教，素有成行，开口便阿弥陀佛，闭口只是烧香诵经，那这都是和尚哄人。一日，

有个财主携一艳妓永秀容来寺闲耍。那秀容是个出色的名妓，娇姿绝伦，虚空久闻其名。那日走进，虚空不知，劈面一撞，秀容忽然便自一笑。虚空见她一笑，动情起来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贼虚空痴心嫖艳妓

且说虚空见秀容照他一笑，便自动心。想道：人家良妇实是难图，行妓如这有何难？见秀容去了，他把眼远远送她。到夜来打似没饭吃的饿鬼，鬼不无一开到手。自此，死心念佛烧香，一日一日害得相思症。病症却不疼不痒，暗说：今夜换了道袍，包上幅巾，竟到她家一宿，有何不可？

堪堪日落黄昏，里房中取出五两银子，往家而来。这和尚该是凑巧，一进房来，妇人问道：“贵府何处？是何法号？”虚空道：“小人字虚空。”秀容道：“等字好相法儿。”虚空笑道：“小僧法门弟子，因仰慕芳姿，特来求宿。”秀容心下想道：我正要尝那和尚滋味，今造化。便道：“只恐妓铺往来人多，有人知道，连累师父。必须议一净处方好。”虚空说：“且过个夜，明日再取。”连忙摸出五两银子，送与秀容。秀容说：“为何赐许多银子。”虚空道：“正要相取，休得见怪。”须臾，灯下摆出酒肴，二人闭门对饮。和尚抱秀容于怀中亲亲摸摸，十分高兴。吃得醉醉的，收拾脱衣就寝。那虚空见了妇人雪白仰在那里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下去，便一把搂住道：“我的心肝。”便急脑地乱

捌。秀容笑道：“莫非仗着你这和尚结实不成。就是练了头功来的，也是种不进去的。必须有个门路，小师父请进去吧！”虚空就如吃蜜吮糖瓜子的一般，自然与俗人不同，分外有兴。但只见：

大光头小光头一齐都动，
上花心下花心两处齐亲。

直至三更方才完事。睡至五更方才重赴，又弄到鸡鸣方才罢手。这也按下不表。

再说大兴寺中还有三个和尚，一个老年的名叫净心，两个年少的，一名绿林，一名红林。他三人谨慎为事守寺院。这一日，有一位妇人姓经，名花娘，丈夫经典。适从娘家回来，刚刚走到寺前，一声响处，那雨倾将下来。花娘一时无处躲避，连忙走入寺中山门里，在凳上自坐。心下想道：欲待转回娘家不得；欲回到夫家，路途尚远。心下十分忧闷，如何是好？初时还指望天晴再走，不想那雨到天黑不住，平地水深三尺。花娘无计可使，悄悄避在墙角之下，过了今夜，明日再走，竟自就地而卧。须臾，只见两个和尚在伞下挑着一个灯笼出来，道个万福道：“妾乃前村经典之妻，因从娘家而回，偶值大雨，进退不能。求借此间收留一夜，望二位师父方便。”原来这两个和尚，一个青脸红花叫绿林；一个蓝脸红须叫作红林，是一对贪花色的饿鬼。一时见了这个标致青年的妇人，如得珍宝，还肯放过了。他便假意道：“原来是经官人令正，失敬了！那经官人与我二人十分相契的好友，不知尊嫂在此，多有得罪。如今既知道了，岂有不放尊嫂回去之理？至今安置在此的道理？况尊嫂必在此多受饥了，去到小僧小房吃点素饭、大饼、馒头、点心罢。”